

## 科普文学

## 二十四节气的内蕴

■ 钟芳

二十四节气,是历法中表示自然节律变化的特定节令,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时间观念。为深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内蕴,作家王臣的《日月书:古诗词里的二十四节气》(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),将大自然的时令变迁融入于相关古典诗词的诠释中,在呈现季候之美和文化之魅时,立体式地开掘出二十四节气的独到风韵。

“二十四节气”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,农耕生产与大自然的节律息息相关,它是上古先民顺应农时,通过观察天体运行,认知一岁(年)中时(令)、气候、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。正是凭着对二十四节气的深入理解和把握,智慧的古人不仅用它指导农事活动,还把它的深厚影响,扩延到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可以说,二十四节气在确保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中,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别去历史的烟云,正是洞悉到这种独特的价值,作者遂在系统讲述二十四节气的变化、农事活动、传统习俗、饮食养生之外,还精心挑选了一些与之对应的古诗词,辅以文学和科普的视角,从文化、风物、民俗等层面,详尽剖



析着二十四节气的深刻蕴涵。从万物复苏的立春讲到冰冻三尽的大寒,从春种一粒籽到漫天飞雪的冬储冬藏,从开春吃春饼、咬春,到最后一个节气食糯、扫尘,辞旧迎新。时光的流转中,见证着天地间的悠悠轮回;四季的更替里,体现着人类不懈的进取精神。那些意味隽永的古诗词,首首都沾染着乾坤二十四节气的灵气,尽情描摹着春的绚丽,展示着夏的蓬勃,讴歌着秋的宁静,

礼赞着冬的深邃。琅琅上口的诗行里,有一花一世界的一枯一荣;有乡间农谚里所传递出的稼穡智慧;有民风民俗的真诚流露,也有冬去春来人情世故的洞幽察微。

《日月书》如一本风姿绰约的“清明上河图”,在岁月的更迭里,不断变幻着美丽的姿容。透过这本氤氲着文化气息的风情图,不但可以清晰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今生,而且还可以在温馨恬淡的意境里,一睹物候的丰饶和世间的繁复之美。春天,既有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温婉,也有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热烈。夏天,既有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明媚,也有“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”的奔放。秋天,既有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的清新,又有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的洒脱。冬天,既有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”的静谧,也有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”的激昂。那一首首暗合着二十四节气的古典诗词,踩着时令的节拍,或道季候的四时流转,或言春花秋月的万千风情,或述人间的琐碎与寻常,为每一个接踵而至的节气,都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基因。

立春过后,天气回暖。借着周末,我回到地处山区的老家。早上起床,放眼望去,绵延起伏的山峦被浓浓的云雾所笼罩,有如梦境一般。凭着在山里生活多年的直觉,有雾的清晨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。果不其然,没过多久,太阳像一个个红红的火球,羞答答地从地平线上冒出来,万丈霞光冲破重重云雾,云雾由浓变淡,渐渐散去,远山近树清晰可见。此刻,我独坐院中,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带来的惬意,思绪却飞回到遥远的过去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幼小的我享受着春天阳光的温暖。那时候,为养家糊口,家中仅有的两个劳动力都参加集体生产去了,我们几兄弟则由留在家中的曾祖母和祖母来照顾,除了照看我们,她们还做一些家务事。当日光从房屋顶上倾泻下来,她们坐在院坝中间,或做着针线活,或寻找藏在破旧衣服缝中的跳蚤……我们几个懵懂小孩则在房前屋后奔跑着捉迷藏,或到门前的水田边戏水抓蝌蚪,或在附近的石坝上撒娇地打着滚,有如“最喜小儿无赖,溪头卧剥莲蓬”一般。

后来上了初中,每到春季,同学们总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结伴而行,享

眼前这座山,与我朝夕相处,情深意长。它叫牛脑山,在老宅东面三百米处,巍峨矗立,一览众山小。

然而更引人注目令人艳赞的是,它形状奇特,体态端庄。

它由底座和峰体两部份组成,其高度分别在350米左右。无论从东南西北任何一个方向远眺近观,那矗立雄踞的峰体都像一枚方方正正的偌大印章,耸立于棱角分明的巨大底座——印盘之中。人们还说,它又酷似一朵永开不败的四瓣莲花,而硕大的峰体便是挺拔高洁的花柱。

年轻时我很奇怪,为什么叫牛脑山而不叫印盘山或莲花山?父亲是识文断字之人。他说,人们叫错了,应该是“遊姥仙”。见我不解,便告诉我:据传两百年前一个暮色四合的秋日傍晚,这山上忽然来了四个白袍女子。她们半年之

## 春天的阳光

■ 周依春

受大自然赐予的福利——晒太阳。大家或郊游踏青,或登高望远,或背上锅灶,买一些饺子,挖一些蔬菜,选一块空坝,来一场野炊,把青春放纵,把激情挥洒,自觉酣畅淋漓……那时候男女同学之间的“三八”线已经消失,同学之间的纯真友谊就那样在阳光的照射下变得日渐深厚,大家互帮互学,共同进步,终于成为了社会的栋梁之材,几十年后依然情同手足、心心相惜。

高中毕业后,参加工作,对于我来说,是一件幸事,可刚从学校门到单位门,专业知识一片空白,当时的信用社主任给我找来一摞业务书籍,要我自学。正值最美人间四月天,春耕时节,一派繁忙,乡镇上空除了逢场天有少量的人赶集外,冷场天街上空荡荡的,正好给我留出了自学的空隙。每天上午9点钟左右,我会带上书籍,来到场镇后面的半山腰,找一片“春风吹又生”的草

坪,或立或坐,或躺或卧,任凭日光从头到脚地亲吻和洗礼,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月,《农村信用社会计》《贷款通则》《农村信贷》等知识如同“芯片”一样,慢慢植入我的大脑,成为我终身受益的财富。春天的阳光为我补足了钙,同时也为我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

“嘎——嘎——”两声鸭叫把我从回忆中唤醒。院坝边的池塘里,鱼儿开始浮出水面,一群麻鸭正在追逐觅食。阳光下,池塘角上两棵柳树已经吐露新芽,塘埂上去年父亲新植的几棵桃树已经开花,野生的折耳根开始冒出点点腥红,塘埂边那丛干枯的芭蕉树,像桅杆上挂着的风帆随风颤动着,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响声,可以预料,一个月内,它定会绽放出一抹新绿……好一副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美丽画卷。对面山坡上的几处村民聚居点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,格外亮眼。

“万物生长靠太阳!”这不仅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,也是人生成长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
春天的阳光哺育我成长,我爱春天的阳光!

## 牛脑山

■ 魏奎德

内未见下山,平时山门紧闭,悄无声息。后来偶有进出,也是风清月白更深夜静之夜,且人影飘逸,行踪如萍,谁也未见过她们的容颜,谁也未听过她们的话语。但在两三年之后,就有人悄悄地上山进庙坐禅悟道了。又过了几年,正当香火鼎盛之时,人们发现这四个白衣女子竟然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有人说他看见几团白烟从山顶冲天而起,一定是她们成仙上天了。人们信以为真,还见山门上赫然写着“遊姥仙”三个银光闪闪的大字,乡亲们说,这是仙人走时留下的吉兆,这座山就叫“遊姥仙”

吧!随着时间的推移,社会的进步,“遊姥仙”名字虽好,但叫起来不顺,名字逐步就变成了现在的“牛脑山”。

而今,到了暮年的我,本应学着前人淡忘这个传说,但我一看见这座山就想起父亲的故事,一想起这个故事就总会把它与清朝中晚期白莲教起义联系起来。

二十多年前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上说,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义军被清军追杀,翻过大巴山进入川东北战斗;《巴渠风物》(中共达县地委宣传部与达县地区文教局合编)介绍了宣汉县白莲教首领王三槐领导义军,智取通江、巴中、南江、平昌、营山、渠县等10多个县镇;近年来我又从一些报刊、资料上,较为具体地了解到巴中阴灵山、恩阳区、通江县唱歌乡等地,到处皆有白莲教战斗传教的足迹和传说,而我眼前的这座山

## 听见了母亲的呼唤

■ 龙泽平

今日凌晨五点  
我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  
听见母亲在呼唤我的名字  
明知道这是错觉  
我却希望这是真的  
已有十九年没听见母亲  
慈祥、温暖、清脆的呼唤了  
但她给我的母爱仍记忆犹新  
母亲双目失明十五年  
与病魔搏斗了一辈子  
享年七十六岁  
母亲给我一个强健的体魄  
也给我不向苦难低头的  
勇气和意志  
十九年前的那个夏天  
母亲再也扛不动岁月的石磨  
安然地睡去  
我在外地接到大姐的电话时  
半天没有言语  
泪水在眼里扯着漩涡  
我美好的梦想因此有了  
毕生无法填补的缺憾  
当父老乡亲七手八脚把母亲  
抬进了深山老林  
在我的父亲的身旁安顿下来  
我的心里便永远竖起了两块  
沉重的石碑  
我走到哪里就会带到哪里  
累了,才不致于无靠无依



## 观光电梯

■ 三都河

疾速穿过暗室幽光  
城市在急剧上升  
光明扑过来大面积涌入  
世界越来越开阔辽远  
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  
根本就不够我爬的  
我像是童话中浮出水面的王  
在一路金光闪闪地飞升  
故事似乎有些魔幻  
画面却是十分逼真  
我是否戴上了虚拟现实头盔  
陷入到VR制造的情景里  
不能自拔

峰正好处于这片广袤区域的腹心。

况且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,“遊姥仙”这一带流传着“白莲教撵来你都不慌”的随口话,这虽然是责备或评论那些做事拖沓行为懒散之人,却也说明义军在此地留下了他们的活动轨迹。

我常仰望着由万石堆砌成的高墙;也常小心翼翼地抓爬着走过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湿滑而又陡峭小径和山门遗址;还常常去看那口早被枯枝败叶填没了的古井,更喜欢常常徜徉在宽阔平坦的山顶之上……

站在山顶,春风拂面,神清气爽。眺望四周,春意盎然,一栋栋巴山民居错落有致,一条条通村公路连着千万家。不远处,巴(中)达(州)高速像一条巨龙,载着千百年来家乡人的梦想腾飞在群山之中……